

兩漢鴻文卷之八

太史顧瑞屏錫疇評選

男

顧諱明

瑩

十二諸侯年表

序

司馬遷

此言王道
墜而伯者
興春秋之
作所以明
王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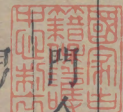
王伯二字
此篇之綱
領

兩漢鴻文

年表

一

太史公讀春秋曆譜謀至周厲王未嘗不廢書而歎
 也曰嗚呼師摯見之矣紂為象箸而箕子唏周道缺
 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仁義陵遲鹿鳴刺焉及至厲
 王以惡聞其過公卿懼誅而禍作厲王遂奔于彘亂
 自京師始而共和行政焉是後或力政彊乘弱與師
 兩漢鴻文 卷八 年表 一
 不請天子然挾王室之義以討伐為會盟主政由五
 伯諸侯恣行淫侈不軌賊臣篡子滋起矣齊晉秦楚
 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晉阻三河齊負
 東海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固四國迭興更為伯王
 文武所褒大封皆威而服焉是以孔子明王道于七
 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與於魯而
 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
 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泲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
 為有所刺譏褒諱挹損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



子左丘明懼弟子人入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
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鐸椒爲楚威王傳
爲王不能盡觀春秋采取成敗卒四十章爲鐸氏微
趙孝成王時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觀近世亦著八
篇爲虞氏春秋呂不韋者秦莊襄王相亦上觀尚古
刪拾春秋集六國時事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爲呂
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孫固韓非之徒各徃徃摛
摛春秋之文以著書不可勝紀漢相張蒼歷譜五德
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義頗著文焉

兩漢鴻文卷八

年表

二

太史公曰儒者斷其義馳說者騁其辭不務綜其終
始歷人取其年月數家隆於神運譜諜獨記世謚其
辭略欲一觀諸要難於是譜十二諸侯自共和訖孔
子表見春秋國語學者所譏盛衰大指著于篇爲成
學治古文者要刪焉

六國表序

司馬遷

六國見爲秦所并故以讀秦紀發端

或曰以下形勢便利之證

太史公讀秦紀至犬戎敗幽王周東徙洛邑秦襄公始封爲諸侯作西時用事上帝僭端見矣禮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其域內名山大川今秦雜戎狄之俗先暴戾後仁義位在藩臣而廬於郊祀君子懼焉及文公踰隴攘夷狄尊陳寶營岐雍之間而穆公修政東竟至河則與齊桓晉文中國侯伯侔矣是後陪臣執政大夫世祿六卿擅晉權征伐會盟威重於諸侯及田常殺簡公而相齊國諸侯晏然弗討海內爭於兩漢鴻文卷八

三

之盛自此始務在彊兵并敵謀詐用而從衡短長之說起矯稱蠶出誓盟不信雖置質剖符猶不能約束也秦始小國僻遠諸夏賓之比於戎翟至獻公之後常雄諸侯論秦之德義不如魯衛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晉之彊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險固便形勢利也蓋若天所助焉或曰東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夫作事者必於東南收功實者常於西北故禹興於西羌湯起於亳周之王也以豐鎬伐殷秦之帝

用雍州興漢之興自蜀漢秦旣得意燒天下詩書諸
侯史記尤甚爲其有所刺譏也詩書所以復見者多
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惜哉惜哉獨有秦
記又不載日月其文略不具然戰國之權變亦有可
頗采者何必上古秦取天下多暴然世異變成功大
傳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已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
行也學者牽於所聞見秦在帝位日淺不察其終始
因舉而笑之不敢道此與以耳食無異悲夫余於是
因秦記踵春秋之後起周元王表六國時事訖二世
兩漢鴻文 卷八 四

觀焉

茅鹿門曰予覽太史公撰次五帝三王紀甚無經
緯處而秦紀獨詳頗疑之及讀六國表迺知
古史藏周室爲秦所滅而秦紀獨得不廢歟
太史公本之非獨表六國而於秦之末本肇
畫可誦焉

秦楚之際月表序

司馬遷

此篇文字
美發後偉
十景升晉
紀論祖此

自虞夏至
此言五代

之興甚艱

自秦稱帝
至此言漢
興之易

太史公讀秦楚之際曰初作難發於陳涉虐戾滅秦
 自項氏撥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祚成於漢家五
 年之間號令三嬪（一）（二）（三）（簡）（鍵）自生民以來未始有受命若斯之
 亟也昔虞夏之興積善累功數十年德洽百姓攝行
 政事考之於天然後在位湯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
 仁行義十餘世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侯猶以為未
 可其後乃放弑秦起襄公章於文繆獻孝之後稍以
 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乃能并冠帶之倫以德
 兩漢鴻文八卷八（註）五（天）（應）（正）（字）
 若彼用力如此蓋一統若斯之難也秦既稱帝患兵
 革不休以有諸侯也於是無尺土之封墮壞名城銷
 鋒鏑鉏豪桀維萬世之安然王跡之興起於閭巷合
 從討伐軼於三代鄉秦之禁適足以資賢者為驅除
 難耳故憤發其所為天下雄安在無土不王非乃傳
 之所謂大聖乎豈非天哉豈非天哉非大聖孰能當
 此受命而帝者乎（應）（前）

茅鹿門曰月表之文跌宕適古可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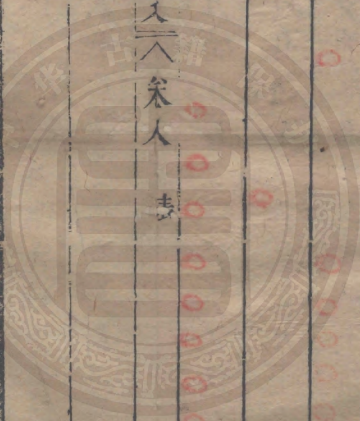
鍾伯敬曰雖是作本朝文字不無推尊然有體有

法不似後人一味屈筆

一兩漢鴻文八宋人

表

六



太史公曰殷以前尚矣周封五等公侯伯子男然封伯禽康叔於魯衛地各四百里親親之義褒有德也太公於齊兼五侯地尊勤勞也武王成康所封數百而同姓五十五地上不過百里下三十里以輔衛王室管蔡康叔曹鄭或過或損厲幽之後王室缺侯伯疆國興焉天子微弗能正非德不純形勢弱也漢興序二等高祖末年非劉氏而王者若無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誅之高祖子弟同姓為王者九國唯兩漢鴻文

卷八

七

七

次諸國形勢如掌子
古絕調也
歐陽公撰
五代史職
防論本也

東至遼陽為燕代國常山以南太行左轉度河濟阿甄以東薄海為齊趙國自陳以西南至九疑東帶江淮穀泗薄會稽為梁楚吳淮南長沙國皆外接於胡越而內地北距山以東盡諸侯地大者或五六郡連城數十置百官宮觀僭於天子漢獨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內史凡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頗食邑其中何者天下初定骨肉同姓少故廣疆庶孽以鎮撫四海用承衛天子

也漢定百年之間親屬益疎諸侯或驕奢怵邪臣謀爲淫亂大者叛逆小者不軌于法以危其命殞身亡國天子觀於上右然後加惠使諸侯得推恩分子弟國邑故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梁分爲五淮南分三及天子支庶子爲王子支庶爲侯伯有餘焉吳楚時前後諸侯或以適削地是以燕代無北邊郡吳淮南長沙無南邊郡齊趙梁楚支郡名山陂海咸納於漢諸侯稍微大國不過十餘城小侯不過數十里上足以奉貢獻下足以供養祭祀以蕃輔京師而漢郡

兩漢鴻文

卷八

表

八

八九十形錯諸侯間犬牙相臨秉其阨塞地利疆本幹弱枝葉之勢也尊卑明而萬事各得其所矣臣遷謹記高祖以來至太初諸侯譜其下益損之時令後世得覽形勢雖疆要之以仁義爲本

始未嘗不欲固其根
本承上文
封爵誓之
意而枝葉
稍陵夷衰
微也起下
文子孫驕
溢亡國之
意

今古二字
該貫全篇
寤脈

太史公曰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廟定社稷曰勲以言曰勞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積日曰閱封

爵之誓曰使河如帶泰山如厲國以永寧爰及苗裔始未嘗不欲固其根本而枝葉稍陵夷衰微也余讀

高祖侯功臣察其首封所以失之者曰異哉所聞書

曰協和萬國遷于夏商或數千歲蓋周封八百幽厲

之後見於春秋尚書有唐虞之侯伯歷三代千有餘

載自全以蕃衛天子豈非篤于仁義奉上法哉漢興

兩漢鴻文八卷八

功臣受封者百有餘人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

戶口可得而數者十二三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

五六百戶後數世民咸歸鄉里戶益息蕭曹絳灌之

屬或至四萬小侯自倍富厚如之子孫驕溢忘其先

淫嬖至太初百年之間見侯五餘皆坐法隕命亡國

耗矣罔亦少密焉然皆身無兢兢於當世之禁云居

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未必盡同帝王者各

殊禮而異務要以成功為統紀豈可緼乎觀所以得

尊寵及所以廢辱亦當世得失之林也何必舊聞於

是謹其終始表見其文頗有所不盡本末著其明疑者闕之後有君子欲推而列之得以覽焉

焦弱侯曰此表數百言無一字不爾雅可法非史

遷何處得來



此書初言夏禹治水之源流次言秦漢治渠之利害以見歷代水利之由

夏書曰禹抑洪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陸行乘車水行載舟泥行蹈毳山行卽橋以別九州隨山浚川任土作貢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然河蓄衍溢害中國也尤甚唯是爲務故道河自積石歷龍門南到華陰東下砥柱及孟津雒汭至于大邳於是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廝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於大陸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勃海九川旣疏九澤旣灑諸夏艾安功

雨漢鴻文

八卷八

音

十一

施于三代自是之後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于楚西方則通渠漢水雲夢之野東方則通鴻溝江淮之間於吳則通渠三江五湖於齊則通菑濟之間於蜀蜀守冰鑿離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餘則用溉浸百姓饗其利至于所過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疇之渠以萬億計然莫足數也西門豹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而韓聞秦之好興事欲罷之母令東伐乃使水工鄭國間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

邸瓠口爲渠竝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欲以溉田中
作而覺秦欲殺鄭國鄭國曰始臣爲間然渠成亦秦
之利也秦以爲然卒使就渠渠就用注填關之水溉
澤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鐘於是關中爲沃野
無凶年秦以富彊卒并諸侯因命曰鄭國渠漢興三
十九年孝文時河決酸棗東潰金隄於是東郡大興
卒塞之其後四十有餘年今天子元光之中而河決
於瓠子東南注鉅野通於淮泗於是天子使汲黯鄭
當時典人徒塞之輒復壞是時武安侯田蚡爲丞相

兩漢鴻文卷八

書

十二

大臣以國
事自便其
私從者

其奉邑食郿郿居河北河決而南則郿無水蓄邑收
多蚡言於上曰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爲彊
塞塞之未必應天而望氣用數者亦以爲然於是天
子久之不事復塞也是時鄭當時爲大農言曰異時
關東漕粟從渭中上度六月而罷而漕水道九百餘
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竝南山下至河三百
餘里徑易漕度可令三月罷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
可得溉田此損漕省卒而益肥關中之地得穀天
子以爲然令齊人水工徐伯表悉發卒數萬人穿漕

渠三歲而通通以漕大便利其後漕稍多而渠下之民頗得以溉田矣其後河東守蕃係言漕從山東西歲百餘萬石更砥柱之限敗亡甚多而亦煩費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陰下引河溉汾陰蒲坂下度可得五千頃五千頃故盡河壩棄地民莠牧其中耳今溉田之度可得穀二百萬石以上穀從渭上與關中無異而砥柱之東可無復漕天子以爲然發卒數萬人作渠田數歲河移徙渠不利則田者不能償種久之河東渠田廢予越人令少府以爲稍入其後人有上書

而漢鴻文

卷八

書

十三

事情甚多
而以簡語
盡之又其
明白且有
勢可觀可
見漢文之
妙

欲通褒斜道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張湯湯問其事因言抵蜀從故道故道多阪回遠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從南陽上沔入褒褒之絕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下渭如此漢中之穀可致山東從沔無限便於砥柱之漕且褒斜材木竹箭之饒擬於巴蜀天子以爲然拜湯子卬爲漢中守發數萬人作褒斜道五百餘里道果便近而水湍石不可漕其後莊熊罷言臨晉民願穿洛以溉重泉以東萬餘頃攻鹵地誠得水

可○令○破○十○石○於○是○爲○發○卒○萬○餘○人○穿○渠○自○微○引○洛○水○
至○商○顏○下○岸○善○崩○乃○鑿○井○深○者○四○十○餘○丈○往○往○爲○井○
井○下○相○通○行○水○水○類○以○絕○商○顏○東○至○山○嶺○十○餘○里○間○
井○渠○之○生○自○此○始○穿○渠○得○龍○骨○故○名○曰○龍○首○渠○作○之○
十○餘○歲○渠○頗○通○猶○未○得○其○饒○自○河○決○瓠○子○後○二○十○餘○
歲○歲○因○以○數○不○登○而○渠○楚○之○地○尤○甚○天○子○既○封○禪○巡○
祭○山○川○其○明○年○早○乾○封○少○雨○天○子○乃○使○汲○仁○郭○昌○發○
卒○數○萬○人○塞○瓠○子○決○於○是○天○子○已○用○事○萬○里○沙○則○還○
自○臨○決○河○沉○白○馬○玉○璧○于○河○令○羣○臣○從○官○自○將○軍○已○

兩漢鴻文卷八

書

十四

下○皆○負○薪○寘○決○河○是○時○東○流○郡○燒○草○以○故○薪○柴○少○而○
下○淇○園○之○竹○以○爲○楫○天○子○既○臨○河○決○悼○功○之○不○成○乃○
作○歌○曰○瓠○子○決○今○將○奈○何○皓○皓○肝○肝○今○閭○殫○爲○河○殫○
爲○河○今○地○不○得○寧○功○無○已○時○今○吾○山○平○吾○山○平○今○鉅○
野○溢○魚○沸○麟○今○柏○冬○日○延○道○弛○今○離○常○流○蛟○龍○騁○今○
方○遠○遊○歸○舊○川○今○神○哉○沛○不○封○禪○今○安○知○外○爲○我○謂○
河○伯○今○何○不○仁○泛○濫○不○止○今○愁○吾○人○齧○桑○浮○今○淮○泗○
滿○久○不○反○今○水○維○緩○一○日○河○湯○湯○今○激○潺○湲○北○渡○迺○
今○浚○流○難○寒○長○菱○今○沈○美○玉○河○伯○許○今○薪○不○屬○薪○不○

書中屢叙
河溢河決

河溢河決
也既田
曰通漕皆
利也故太
史公結之
曰甚哉水
之為利害
也斯言括
蓋一書矣

屬今衛人罪。虜蕭條兮。噫乎。何以禦水。頽林竹兮。棧石菑。宣房塞兮。萬福來。於是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房宮。而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而梁楚之地。復寧無水災。自是之後。用事者爭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關中輔渠靈輒。引堵水。汝南九江引淮。東海引鉅定。太山下引汶水。皆穿渠為溉田。各萬餘頃。佗小渠披山通道者不可勝言。然其著者在宣房。

太史公曰。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遂至于會稽。太史公曰。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遂至于會稽。太史公曰。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遂至于會稽。

兩漢鴻文八卷八
書
一五
渙上姑蘇。望五湖。東闕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濟。溧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離碓。非自龍門。至于朔方。曰。甚哉。水之為利害也。余從負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詩。而作河渠書。

鍾伯敬曰。三代至漢。言水利者。以漕而兼溉。鄧艾。

屯田。又以溉兼漕。後世管一漕而日不暇。

給文法繩其後事。權變其中。不敢復言漑。

矣

此篇敘事
錯結全在
繳結呼喚
結前生後
為之血脉
初用焉字
猶為疑辭
後多用矣
字遂為決
辭其曰物
盛而衰固
其變也則
登諸結語
之綱要後
太史公曰
物盛則衰
意乎終而
通繳之也

漢興接秦之弊丈夫從軍旅老弱轉糧餼作業劇而

財匱自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

藏蓋於是為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錢一黃金一斤

約法省禁而不軌逐利之民蓄積餘業以積市物物

踊騰糶米至石萬錢馬一匹則百金天下已平高祖

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孝惠高

后時為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之子孫亦

不得仕宦為吏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而山川園

兩漢鴻文八卷八

池市井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于封君湯沐邑皆各

為私奉養焉不領於天下之經費漕轉山東粟以給

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至孝文時菟錢益多輕乃

更鑄四銖錢其文為半兩今民縱得自鑄錢故吳諸

侯也以卽山鑄錢富埒天子其後卒以叛逆鄧通大

夫也以鑄錢財過王者故吳鄧氏錢布天下而鑄錢

之禁生焉匈奴數侵盜非邊屯戍者多邊粟不足給

食當食者於是募民能輸及轉粟於邊者拜爵爵得

至大庶長孝景時上郡以西旱亦復修賣爵令而錢

猶言武備
之純斯必
先言其富
溢以為起
端
後之衰皆
以此轉應

其價以招民及徒復作得輸粟縣官以除罪益造苑
馬以廣用而官室列觀輿馬益增修矣至今上即位
數歲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
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募師
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克
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
間成羣而乘字牝者儻而不得聚會守閭閻者食梁
肉爲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爲姓號故人自愛而
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紕恥辱焉當此之時網疏而民

兩漢鴻文 卷八

書

十七

富役財驕溢或至兼并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宗
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于奢侈室廬輿服僭于上
無限廢物盛而衰固其變也自是之後嚴助朱買臣
等招來東甌事兩越江淮之間蕭然煩費矣唐蒙司
馬相如開路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巴
蜀之民罷焉彭吳賈滅朝鮮置滄海之郡則燕齊之
間靡然發動及王恢設謀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擾非
邊兵連而不解天下苦其勞而于戈日滋行者齋居
者送中外騷擾而相奉百姓抗弊以巧法財殫衰耗

此後與利之謀凡十

九變而太

史公草宮

極工

而不贍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陵遲廉取相
冒武力進用法嚴令具興利之臣自此始也其後漢

將歲以數萬騎出擊胡及車騎將軍衛青取匈奴河

南地築朔方當是時漢通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千

七字蓋補解之古言

里負擔饋糧率十餘鍾致一石散弊於邛樊以集之

數歲道不通蠻夷因以數攻吏發兵誅之悉巴蜀租

後世強

賦不足以更之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縣官而內受

法倉鈔做此

錢於都內東至滄海之郡人徒之費擬於南夷又興

十萬餘人築衛朔方轉漕甚途遠自山東咸被其勞

兩漢鴻文八卷八

書

十八

費數十百巨萬府庫益虛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

身復為郎增秩及入羊為郎始於此其後四年而漢

遣大將將六將軍軍十餘萬擊右賢王獲首虜萬五

千級明年大將軍將六將軍仍再出擊胡得首虜萬

九千級捕斬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虜數

萬人皆得厚賞衣食仰給縣官而漢軍之士馬死者

十餘萬兵甲之財轉漕之費不與焉於是大農陳

錢經耗賦稅既竭猶不足以奉戰士有司言天子曰

朕聞五帝之教不相復而治禹湯之法不同道而王

張湯等治獄之慘亦從重爵太濫來故入平準書此太史公見

得透徹處

兩漢鴻文八卷八

書

九

所由殊路而建德一也非邊未安朕甚悼之日者大將軍攻匈奴斬首虜萬九千級留蹕無所食議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減罪請置賞官命曰武功爵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諸買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其有罪又減二等爵得至樂卿以顯軍功軍功多用越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吏道祿而多端則官職耗廢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漢相張湯用峻文決理為廷尉於是見知之法生而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矣其明年淮

南衡山江都王謀反迹見而公卿尋端治之竟其黨與而坐死者數萬人長吏益慘急而法令明察當是之時招尊方正賢良文學之士或至公卿大夫公孫弘以漢相布被食不重味為天下先看透千古偽入功効入功効其明年騁騎仍再出擊胡獲首四萬其秋渾邪王率數萬之衆來降於是漢發車二萬乘迎之既至受賞賜及有功之士是歲費凡百餘巨萬初先是往十餘歲河決觀梁楚之地固已數困而緣河之郡隄塞河輒決壞費不可勝計其後番繫欲省砥

柱之漕穿汾河渠以爲溉田作者數萬人鄭當時爲

渭漕渠回遠鑿直渠自長安至華陰作者數萬人朔

方亦穿渠作者數萬人各歷二三朞功未就費亦各

入養馬

巨萬十數天子爲伐胡盛養馬馬之來食長安者數

萬匹卒牽掌者關中不足乃調旁近郡而胡降者皆

雖無益卑竟高明所爲

衣食縣官縣官不給天子乃損膳解乘輿駟出御府

禁藏以贍之其明年山東被水菑民多饑乏於是天

子遣使者虛郡國倉廩以賑貧民猶不足又募豪富

後世人主如此留心民事

人相貸假尚不能相救乃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克朔

兩漢鴻文入卷八

書

三

方以南新秦中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縣官數歲

假予產業使者分部護之冠蓋相望其費以億計不

可勝數於是縣官大空而富商大賈或蹕財役貧轉

穀百數廢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給冶鑄煮鹽財或

累萬金而不佐國家之急黎民重困於是天子與公

卿議更錢造幣以贍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是時禁

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自孝文更造四銖錢至是

歲四十餘年從建元以來用少縣官往往卽多銅山

而鑄錢民亦間盜鑄錢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物益

晷伏十式

少而賈有司言曰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黃金爲上白金爲中赤金爲下今半兩錢法重四銖而奸或盜摩錢裏取鎔錢益輕薄而物賈則遠方用幣煩費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績爲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造銀錫爲白金以爲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圓之其文龍名曰名選直三千二曰重老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三曰復小楮之其文龜直三百令縣官銷半兩錢

兩漢鴻文

卷八

書

三

更鑄三銖錢文如其重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盜鑄曰金者不可勝數於是以東郭咸陽孔僅爲大農丞領鹽鐵事桑弘羊以計算用事侍中咸陽齊之大煮鹽孔僅南陽大冶皆致生累千金故鄭當時進言之弘羊雒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法旣益嚴吏多廢免兵革數動民多買復及五大夫徵發之士益鮮於是除千夫五大夫爲吏不欲者出馬故吏皆通適令伐棘上林作

未史公真以臨利二事相成故其錯綜之妙如此

需

昆明池其明年大將軍驃騎大出擊胡得首虜八九

萬級賞賜五十萬金漢軍馬死者十餘萬匹轉漕車
甲之費不與焉是時財匱戰士頗不得祿矣有司言
三銖錢輕易奸詐乃更請諸郡國鑄五銖錢周郭其
下令不可磨取鑄焉大農上鹽鐵丞孔僅咸陽言山
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屬少府陛下不私以屬大農佐
賦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煮鹽官與牢盆浮食奇
民欲擅管山海之貨以致富羨役利細民其沮事之
議不可勝聽敢私鑄鐵器煮鹽者鈇左趾沒入其器
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便屬在所縣使孔僅東郭

兩漢鴻文

卷八

書

三十一

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作官府除故鹽鐵家富者
爲吏吏道益襍不選而多賈人矣商賈以幣之變多
積貨逐利於是公卿言郡國頗被菑害貧民無產業
者募徙廣饒之地陛下損膳省用出禁錢以振元元
寬貸賦而民不齊出於南畝商賈滋衆爲者畜積無
有皆仰縣官異時算軺車賈人緡錢皆有差請算如
故諸賈人未作賈貸買居邑稽諸物及商以取利者
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千而一算諸作
有租及鑄率緡錢四十一算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

士輶車以一算商賈人輶車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

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没入緡錢有能告者以

其半畀之賈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屬皆無得籍名田

以便農敢犯令没入田僮天子乃思卜式之言召拜

式為中郎爵左庶長賜田十頃布告天下使明知之

初卜式者河南人也以田畜為事親死式有少弟弟

壯式脫身出分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予弟式

入山牧十餘歲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其弟盡破其

業式輒復分子弟者數矣是時漢方數使將擊匈奴

兩漢鴻文卷八

卜式上書願輸家之半縣官助邊天子使使問式欲

官乎式曰臣少牧不習仕宦不願也使問曰家豈有

冤欲言事乎式曰臣生與人無分爭式邑人貧者貸

之不善者教順之所居人皆從式式何故見冤於人

無所欲言也使者曰苟如此子何欲而然式曰天子

誅匈奴愚以為賢者宜死節於邊有財者宜輸委如

此而匈奴可滅也使者具其言入以聞天子以語丞

相弘弘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為化而亂法

願陛下勿許於是上久不報式數歲乃罷式式歸復

奇著書 痛癢答妙 賣弄 三

弘亦早一 鉄人然果 竟卜式狼 論

古今第一
善使錢者
實官人作
用頭四者
通之弊

田牧歲餘會軍數出渾邪王等降縣官費眾倉府空

其明年貧民大徙皆仰給縣官無以盡贍十式持錢

二十萬予河南守以給徙民河南上富人助貧人者

籍天子見卜式名識之曰是固前而欲輸其家半助

邊乃賜式外繇四百人式又盡復予縣官是時富豪

皆爭匿財唯式尤欲輸之助費天子於是以式終長

者故尊顯以風百姓初式不願為郎上曰吾有羊上

林中欲令子牧之式乃拜為郎布衣屨而牧羊歲餘

羊肥息上過見其羊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

兩漢鴻文卷八

是也以時起居惡者輒斥去母令敗羣上以式為奇

拜為緱氏令試之緱氏便之遷為成臯令將漕最上

以為式朴忠拜為齊王太傅而孔僅之使天下鑄作

器二年中拜為大農列於九卿而桑弘羊為太農丞

筭諸會計事稍稍置均輸以通貨物矣始令吏得入

穀補官郎至六百石自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赦吏

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

不可勝計赦自出者百餘萬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

大抵無慮皆鑄金錢矣犯者眾吏不能盡誅取於是

此一說矣
為詳史記

處曲盡變化

遺博士褚太徐偃等分曹循行郡國舉兼并之徒守
相為吏者而御史大夫張湯方隆貴用事減宣杜周
等為中丞義縱尹齊王溫舒等用慘急刻深為九卿
而直指夏蘭之屬始出矣而大農顏異誅初異為濟
南亭長以廉直稍遷至九卿上與張湯既造白鹿皮
幣問異異曰今王侯朝賀以蒼璧直數千而其皮薦
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天子不說張湯又與異有卻
及人有告異以他議事下張湯治異異與客語客語
初令下有不便者異不應微反唇湯奏異當九卿見

兩漢鴻文卷八

五

謂見本末之言

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誹論死自是之後有腹誹之法
以此而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矣天子既下緡錢令
而尊卜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楊可告緡錢
縱矣郡國多奸鑄錢錢多輕而公卿請令京師鑄鐘
官赤側一當五賦官用非赤側不得行白金稍賤民
不寶用縣官以令禁之無益歲餘白金終廢不行是
歲也張湯死而民不思其後二歲赤側錢賤民巧法
用之不便又廢於是悉禁郡國無鑄錢專令上林三
官鑄錢既多而今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以

前鑄錢皆廢銷之輸其銅三官而民之鑄錢益少計

按前

其費不能相當唯真工大奸乃盜爲之卜式相齊而

楊可告緡徧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用告杜周治之

獄少反者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往卽治郡國

緡錢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

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率

破民偷其食好衣不事畜藏之產業而縣官有鹽鐵

緡錢之故用益饒矣益廣關置左右輔初大農筦鹽

鐵官布多置水衡欲以主鹽鐵及楊可告緡錢上林

兩漢鴻文卷八

書

五

財物衆乃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既克滿益廣是時越

欲與漢用船戰逐乃大修昆明池列觀環之治樓船

高十餘丈旗幟加其上甚壯於是天子感之乃作柏

梁臺高數十丈宮室之修由此日麗乃分緡錢諸官

而水衡少府大農太僕各置農官往往卽郡縣比沒

入田田之其沒入奴婢分諸苑養狗馬禽獸及與諸

官諸官益新置多徙奴婢衆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石

及官自糶乃足所忠言世家子弟富人或鬪雞走狗

馬弋獵博戲亂齊民乃徵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命曰

株送徒入財者得補郎。郎選衰矣。是時山東被河苗
及歲不登。數年人或相食。方一二十里。天子憐之。詔
曰。江南火耕水耨。令饑民得流就食。江淮間欲留之。
處遣使冠蓋相屬於道。護之下。巴蜀粟以振之。其明
年天子始巡郡國。東度河。河東守不意行至。不辨。自
殺。行西踰隴。隴西守以行往卒。天子從官不得食。隴
西守自殺。於是上北出蕭關。從數萬騎獵新秦中。以
勒邊兵而歸。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徼。於是誅北地太
守以下。而令民得畜牧邊。縣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
兩漢鴻文 八卷 一 書

三

息什一。以除告緡。用克仍新秦中。既得寶鼎。立后土
太一祠。公卿議封禪事。而天下郡國皆豫治道。橋繕
故宮。及當馳道縣。縣治官備設供具。而望以待幸。其
明年南越反。西羌侵邊。爲桀。於是天子爲山東不贍。
赦天下。因南方樓船卒二十餘萬人。擊南越。數萬人
發三河以西騎擊西羌。又數萬人渡河。築令居。初置
張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卒
六十萬人戍田之。中國繕道餽糧。遠者三千。近者千
餘里。皆仰給六農。邊兵不足。乃發武庫工。官兵器以

瞻之車騎馬之絕縣官錢少買馬難得乃著令令封

君以下至三百石以上吏以差出牝馬天下亭亭有

畜犝馬歲課息齊相上式上書曰臣聞主憂臣辱南

越反臣願父子與齊習船者往死之天子下詔曰上

式雖躬耕必不以爲利有餘輒助縣官之用今天下

不幸有急而式奮願父子死之雖未戰可謂義形於

內賜爵關內侯金六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天下莫

應列侯以百數皆莫求從軍擊羌越至酎少府省金

而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百餘人乃拜式爲御史大夫

兩漢鴻文八卷 書 三

式既在位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鐵器苦惡賈

貴或彊令民賣買之而船有筭商者少物貴乃因孔

僅言船筭事上由是不悅上式漢連兵三歲誅羌滅

南越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

治毋賦稅南陽漢中以往郡各以地比給初郡吏卒

奉食幣物傳車馬被具而初郡時時小反殺吏漢發

南方吏卒往誅之間歲萬餘人費皆仰給大農大農

以均輸調鹽鐵助賦故能贍之然兵所過縣以爲訾

給母乏而已不敢言擅賦法矣其明年元封元年卜

式貶秩爲太子太傅而桑弘羊爲治粟都尉領大農
盡代僅筦天下鹽鐵弘羊以諸官各自市相與爭物
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餽費乃請置大農部
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縣置均輸鹽鐵官令
遠方各以其物貴時商賈所轉販者爲賦而相灌輸
置平準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召工官治車諸器皆
仰紀大農大農之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卽賣之
賤則買之如此富高大賈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
物不得騰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爲然許

兩漢鴻文

卷八

書

二十九

之於是天子北至朔方東到泰山巡海上竝北邊以
歸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
大農弘羊又請令吏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罪令民
能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復終身不告緡他郡國各輸
急處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
中大倉甘泉倉滿邊餘穀諸物均輸帛五百萬匹民
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是弘羊賜爵左庶長黃金再
百斤焉是歲小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
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亨弘

唐突得妙

平準功效

羊天乃雨

太史公曰農工商交易之端通而龜貝金錢刀布之幣興焉所從來久遠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記云故書道唐虞之際詩述殷周之世安寧則長庠序先本拙末以禮義防于利事變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則衰時極而轉一質一文終始之變也禹貢九州各因其土地所宜人民所多少而納職焉湯武承弊易變使民不倦各兢兢所以為治而稍陵遲衰微齊桓公用管仲之謀通輕重之權徼山海之業以朝

本八

善

三十

太史公此

君自是之後天下爭於戰國貴詐力而賤仁義先富

書之發端

有而後推讓故庶人之富者或累巨萬而貧者或不

耳觀其上

厭糟糠有國彊者或并羣小以臣諸侯而弱國或絕

述三代中

祀而滅世以至於秦卒并海內虞夏之幣金為三品

及嬴秦文

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或刀或龜貝及至秦中一

理相續可

國之幣為三等黃金以鎰名為上幣銅錢識曰半兩

然則此書

董如其文為下幣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器飾寶

似無原由

其質不似

錢不為幣然名隨時而輕重無常於是外攘夷狄內

竊取不於
烹臥羊天
乃爾恭未
了之詞後
人遂截首
一段移為
書末之贊
誤矣此柯
希齊之論
足破千古
疑也

興功業海內之士力耕不足糧饑女子紡績不足衣服古者嘗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上猶自以為不足也無異故云事勢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

楊用脩曰平準書譏橫斂之臣也貨殖傳譏好貨之君也太史公之旨千載而下有趙訪知之懿哉

顧瑞屏曰詳而核婉而多諷使千秋下讀之流連感慨三致意焉嗟夫文景殷富之天下一變為平準之天下則當時暗時觀變大固有深

兩

鴻文

卷

書

三

悲焉矣

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非獨內德茂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興也以塗山而桀之放也以末喜殷之興也以有娥紂之殺也嬖妲己周之興也以姜原及大任而幽王之禽也淫於褒姒故易基乾坤詩始關雎書美釐降春秋譏不親迎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禮之用唯婚姻為兢兢夫樂調而四時和陰陽之變萬物之統也可不慎與人能弘道無如命何甚哉妃匹之愛君不能得之於臣父不能得之於子況卑下乎既離合矣或不能成子姓能成子姓矣或不能要其終豈非命也哉孔子罕稱命蓋難言之也非通幽明之變惡能識乎性命哉

顧瑞屏曰揭出命字奪却官闈中無限妄想無限

隱憂史家苦心不容輕易放過

與計禪書
至深矣矣
而德不洽
洽矣而日
有不暇給
文法相類

兩漢鴻文

卷

序

五十一

伯夷列傳

司馬遷

借許由務
光以發州
派姍娜

卷命志名
一篇大關
鯁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鈇。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

六鴻文

八

傳

三三

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蓋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

騷之祖

上下千古
無限悲歌
感慨之情

妙處在雜
引經傳若
出諸已而
縱橫變化
冥測

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
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
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
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由此觀
之怨耶非耶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
可謂善人者非耶積仁潔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
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回也屢空糲糠不厭
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
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

而漢鴻文 卷八

傳

三十四

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至近世
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迺樂富厚累世不絕或
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
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
耶非耶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亦各從其志也故曰
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
所好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舉世混濁清士乃見
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

轉無痕

焉賈子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眾庶馮生

續悲中許
由務尤一
卷首尾一
頁

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
覩，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
驥尾而行益顯。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堙滅
而不稱，悲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
士，惡能施于後世哉。

楊用修曰：宋人謂太史公作伯夷傳，滿腹是怨。今
試觀之，始言天道報應差爽，以世族共見。共
聞者歎之也。中言各從所好，決擇死生輕重。

以君子之正論折之也。一篇之中，錯綜宕蕩。

虞鴻文

八卷

傳

三五

極文之變而不詭於聖人，可謂良史矣。

唐荆川曰：勢極曲折，詞極工緻。若斷若續，超玄入

妙。

茅鹿門曰：文如神龍變化，可以意求，難以言盡。

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少時常與鮑叔牙游。鮑叔知

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爲言。

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

爲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管仲既

用，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

之謀也。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

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吾嘗爲鮑叔謀事而

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

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不遭時也。

兩選管仲

言言而叙

事卽在其

中矣

五用知字

而以知我

者鮑子結

之

兩漢鴻文

八卷

傳

三五

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常爲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管仲既任政相齊，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彊兵，與俗同好惡，故其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廢

意因禍數
句得仲子
骨體

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

順民心故論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子之俗之所

否因而去之其為政也善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

貴輕重慎權衡桓公實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而伐

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實北征山戎而管仲

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於柯之會桓公欲背曹沫之

約管仲因而信之諸侯由是歸齊故曰知與之為取

政之寶也結三管仲富擬於公室有三歸反坫齊人不以

為侈管仲卒齊國遵其政常彊於諸侯後週脈百餘年而

兩漢鴻文八卷傳三七

有晏子焉

晏平仲嬰者萊之夷維人也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

節儉力行重於齊既相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

朝君語及之即危言語不及之即危行國有道即順

命無道即衡命以此三世顯名於諸侯越石父賢在

縲紲中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驂贖之載歸弗謝八閨

久之越石父請絕嬰子懼然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

免子於厄何子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

詘於不知已而信於知已者方我在縲紲中彼不知

虛語敘事
歐公誌文
多用此法

晏子之學
多矣而未

史公詳載
此有深意

焉

我也。夫子既以感寤而贖，我是知已知已而無禮固。不如在繯繼之中。晏子於是延入爲上客。晏子爲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間而闕其夫。其夫爲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爲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爲足矣，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爲大夫。

兩漢鴻文

卷八

三八

元綱說後

亦說抑揚

反覆曲盡

其妙

勃蓋之婦
猶羞爲公
而夫史公
顧爲執事
蓋自傷不
遇晏子命
能爲屈辱
刑而進厥

太史公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詳哉其言之也。既見其著書，欲觀其行事，故次其傳。至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論其軼事，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爲周道衰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語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豈管仲之謂乎？方晏子伏莊公尸，哭之成禮，然後去，豈所謂見義不爲無勇者耶？及其諫說，犯君之顏，此所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耶？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爲之執鞭，所欣慕云。

唐應德曰太史公作春秋戰國人頗多濶略蓋本
書所自載與載之左傳國策中凡盛行於世
者皆不論也

鄧定宇曰縱橫自得非軌轍可尋所謂神化者耶

兩漢鴻文

六

八

傳

三九

孟子荀卿列傳

司馬遷

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

孟子傳與伯夷傳法略相似

孟軻。鄒人也。受業于思之門人。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闕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彊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兩漢鴻文 卷八 傳 四十一

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

此叙孟子而以鄒術

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

形之則孔蓋之不合

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其後有

于時其道可知又舉

騶子之屬。齊有三騶子。其前騶忌以鼓琴于威王。因

孔子宜有意阿世苟

及國政。封為成侯。而受相印。先孟子。其次騶衍。後孟

合則騶子之見尊禮

子騶衍。暗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於

其道又可

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

知其曰偽

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闕大不經。必先驗小物。

有牛馬句則語不露而意高承

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

漢文字之

好者
三段疊用
先字推字
文法錯綜
變化

術大並世盛衰。因載其襪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
未生。窮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
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
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
符應若茲。以爲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
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
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
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人民
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爲一州。如此者。九

兩漢鴻文

卷八

博

四一

句。收。

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然
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
濫耳。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其後不能行之。
是以騶子重於齊。適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
平原君。側行敝席。如燕昭王擁彗先驅。請列弟子之
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作主運其游。諸侯
見尊禮如此。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同
乎哉。故武王以仁義伐紂。而王伯夷餓不食。周粟衛
靈公問陳。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太

至末方直
孟子陋諸
子此最抑
揚開台之
刻

帶亦能守
道不變者
敵太史公
遷之與孟
子等

拍田墨翟
漢後文法

王去邠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枘欲內
圓鑿其能入乎或曰伊尹負鼎而勉湯以王百里奚
餽牛車下而繆公用霸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騶衍
其言雖不執儻亦有牛鼎之意乎自騶衍與齊之稷
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各
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豈可勝道哉

荀卿趙人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騶衍之術迂大而
閎辯奭也文具難施淳于髡又與處時有得善言故
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奭炙轂過髡田駢之屬皆已

兩漢鴻文

卷八

傳

四三

死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為老師齊尚修列大夫之缺
而荀卿三為祭酒焉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而

春申君以為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

李斯嘗為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

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機祥鄙儒小拘如

莊周等又猾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

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而趙亦有公孫龍為

堅白同異之辯劇子之言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楚

有尸子長盧阿之吁子焉自如孟子至于吁子世多

一、卷
字起句用
二或曰字
似之何等
滿酒

有其書故不論其傳云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為節用或曰竝孔子時或曰在其後

鍾伯敬曰孟荀傳自為起止落落忽忽伸縮藏露尋之無端首略序孟子卽及三騶全不及孟子一字若忘却本題而於序三騶子處長短簡煩不必如一只覺其妙而學之無處下手只是一誕字

兩漢鴻文

卷八

傳

三

兩漢鴻文卷之八

終

